

神聖乾坤

文潔華

許多以為寫實主義主張為旨的藝術，包括繪畫、電影與戲劇，都不能以之為反映現實的，其實都是在現實的再現時，經過藝術性的組織、修飾與選擇，有些甚至因此發展成超現實。

難以寫實

翡翠劇場大家樂式的肥皂劇，便跟現實嚴重脫節。一家十四口每日每天濟濟一堂，晚飯後你一言我一語，每個角色都生活在別人的眼光之下。如此劇本虛構，完全不可能在寸金尺土，實用面積奇低的香港地發生。全家福的構想驅走了一切浪漫的可能，每個人的生活都被他人評頭品足，不知到底是為了滿足甚麼人的想像。

蔣介石會想殺蔣百里

范舉

電影《錢學森》的女主角是蔣英，是蔣百里的第三女兒。她有非常傳奇經歷，父親蔣百里，是中國著名的軍事家。但是，蔣介石雖然用他，但又屢次想把他殺掉。蔣百里曾經被蔣介石逮捕入獄，把反對蔣介石的郭運達囚禁在同一個監獄裡，蔣英探監的時候，趁機秘密為郭運達及其妻子送信，最後郭運達被蔣介石秘密處決。蔣英長於亂世，又經歷過日本侵華戰爭的洗禮，生長在愛國家庭，影響着她後來成為了堅決的愛國者，拒絕屈服於美國政府。

本屆香港國際電影節首映的電影之一，為杜琪峯的「毒戰」。電影裡的中國公安警察要將毒犯繩之以法，不惜假扮毒犯，「同流合污」。但編導還有其他的人物和事件要照顧，例如那有男有女、健康的與傷健的，年長的與年輕的，他們最後皆「罪有應得」。論到傷亡，黑白雙方都慘重，唯一分別是公安亦不能倖免於難，只是在危難中捉匪，還得依定程序，即使有十萬個要置諸他死地的理由。

但政治即使如此正確，內地觀眾還是難以接受公安在槍戰中全軍覆沒的。這種情景直接威脅到現實裡的安危。惟這些考慮亦跟真實是兩回事。

孤獨有的分身術

葉輝

近日重讀歌雅塔·克里斯多夫(Agneta Krizova)的《惡童三部曲》，最深刻的感受大概是這樣的：一個時間的移民，一個記憶的流亡者，老是跟自己孤獨地對話；在三部曲的最後一部《第三謊言》中，真相終於揭開了：小說中的學生兄弟原來只是一個分身術：把自己的經歷融入了學生兄弟的虛構人，她說他們是她的一部分，她想像力化為分身術：把自己的經歷融入了學生兄弟的虛構人。

她說，起初只想寫自己的故事，在書寫過程中才隱約意識到並非所有真相都是真相，也並非所有謊言都是謊言。就從學生兄弟的名字說起吧，在第一部《惡童日記》中，「我們」是路卡斯(Lucas)和克勞斯(Claus)，「我們」兩位一體；在第二部《二人證據》中，離開故土的路卡斯謊稱自己的名字是克勞斯，那是為了紀念他留在小鎮的兄弟克勞斯(Klaus)；而克勞斯則用了父親的複合名字「克勞斯·路卡斯」寫詩。

一個流亡異地、一個留守故園，一個寫小說，一個寫詩——這兩兄弟其實都是歌雅塔·克里斯多夫的寫照，她以一個時間的移民或一個記憶的流亡者的身份告訴讀者，活在流亡語言的每個人，都只是謊稱自己是克勞斯的路卡斯。

修仁：文場悠揚紙紮秀

馬承鈞

一夜雷雨大作，晨起，漸漸瀝瀝的春雨仍不見收。我們仍按計劃去修仁鎮探風。修仁鎮位於荔城西南13公里，歷史悠久。早在三國時代吳國孫皓稱帝時曾設為建陵縣，唐朝長慶年間更名修仁縣，至1071年宋仁宗時並於荔浦縣，七年後又恢復修仁縣，直到1951年正式劃歸荔浦縣管轄，1984年重設修仁鎮。

筆者想起，抗戰時期桂系主帥李宗仁、白崇禧曾在廣西率部抗擊日寇，並發動民眾建立民團，屢有勝果。當時的修仁縣更是全民皆兵氣象一新，胡適等文化名流曾應邀南下參訪，稱修仁為「模範縣」。

汽車進入修仁，在彎彎曲曲的古鎮小街穿行。此日正逢三六九的「墟日」，街上人流如織熱鬧非凡，我想起宋人范大成「趁墟猶市井，收潦再耕桑」的詩句。小街不乏歷史的印記，更有時尚的流行，古今交融別有韻致。

隨行的記者斬柴下車往鎮子深處走走，發現有一個已經廢棄的粵東會館，是舊時廣東商人活動的會所，如今仍保存一個老戲台。小街回來，那戲台上的木板凹凸不平，有些已經朽爛，有幾位老人在那裡悠閒地打麻將，但仍能想像出當年的繁華。我也隨便走走，見古鎮小街曲拐彎交疊着新老房子，隱約看出當年商舖的格局。

街頭經營桂林米粉的店舖，比比皆是，時刻食客既有當地人，也有不少外地觀光客。巷邊有一家作坊，正做着傳統米餅，幾絲香甜隨風飄來。我也買了一袋桂花酥米餅，拆開讓大嚼一嚼，果然是香而不燥、甜而不膩，酥脆可口別具風味，難怪包裝上印有「國家專利產品」字樣！

報載，近年來修仁「十二生肖」等紙紮作品多次在桂林、南寧等地展出，引來觀眾如潮。我問羅萍紙紮的起因，她說，紙紮的流行過去恐怕是出於民眾祈求風調雨順、五穀豐登的良好願望，每逢春節、燈節和中秋節，為了營造普天同慶熱鬧氣氛，修仁人不斷豐富了紙紮工藝，成為喜慶時刻的主角。「過去當地還有個『阿婆出遊』的道教廟會，紙紮總是打頭陣的！」

我想，雖然紙紮各地都有，但修仁鎮的紙紮比其他地區更有特色、更具影響，堪稱當地人文之寶。面對老一代紙紮藝人紛紛離世，保護、挖掘、繼承、發展就愈顯重要了。羅女士和蘭英異口同聲：「是啊，所以我們要申報非物質文化遺產哪！」

歸途中，大家直嘆不虛此行。斷斷續續的春雨忽然變成嘩嘩大雨，司機將雨刷擰得飛快。緘默已久的蘭英脫口道：「文場和紙紮這兩朵古老的民間藝術奇葩，迎着新時代的春雨，會愈加鮮艷吧！」



修仁鎮的紙紮工藝品。網上圖片

一場沒有行動的戲

鄧達智

我想到這段陳年往事又因看話劇《屠龍記》而再次浮現腦海。《屠》劇有一場應該算是全劇的高潮的戲正是犯上同學的毛病：女主角是一名覺得戲劇藝術是神聖莊嚴肅穆的劇評人，在這一場戲中她聲嘶力竭地與她認為是走了歪路、墮落娛樂觀眾，甚至欺騙觀眾而賺大錢的著名男演員辯論。她同樣站在道德高地批判男的思想行為，男的則以市場、營運、觀眾喜愛程度、戲劇普及化等題目辯論……二人就這樣站在不同的立場上直吵了一場戲。

老師說得對，編劇寫的沒一場戲，而是一場論的紀錄，甚至是一篇批判書。她將她的大道理塞進女主角/女演員的口中，並在舞台上大聲疾呼出來。這場戲即使戰況看似激烈，雙方實際上卻沒有行動。話說沒有行動的戲真是難為了優秀的導演，何況二人的爭執根本就不應有定論，因為這是個人取向的問題——即使是戲劇。

國寶品牌

阿杜

一種一九三一年上海出品的一種「百雀羚」雖相助過阮玲玉、周璇、胡蝶等化出艷麗妝容，有極強星味，卻不吉利，阮玲玉和周璇都是葬身不祥人，二人都不幸於非命，推廣她們用過之化妝品，真的「大吉大利」。雖是如此，早十年前此品牌曾被指定為「外交禮品」，領導們有此安排顯然，國貨義務作宣傳，但是今天被人如此唱反調，他們只有不作聲以免弄巧反拙。今年「平反宣傳」最成功的是第一夫人彭麗媛。她大方得體獲全面讚美，其衣著打扮全為國貨，相信「上海貨質」再無人唱反調。

早在多月前阿杜在此專欄說過彭麗媛憑實力在總政歌舞團拜訪，記得當時香港回歸十周年慶祝典禮表演唱時，更是給人留下深刻印象。

不是盆菜粉絲

鄧達智

老老實實，童年對盆菜敬而遠之；尤其祠堂大活動，八仙木桌四條橋凳八個人坐下大嚼特嚼畫面，實未敢苟同。那時鄉下人肉食並非每天必然，以豬肉為主的盆菜正中心下懷，見人人兩、三碗白飯，整個盆菜吃光，得幾大肚滿腸肥。木質盆子沾油後都不好洗，難洗乾淨，想想疊起收藏不止數天而是以數月計，搜出再用時雖經滾水沖過，就是小孩心底也會有積菌生蟲陰影。下田的叔叔伯伯一邊吃一邊喝白粥，還一邊嘔吐——我們中國人無聊哪個朝代都有厲害的「飛箭」，這是筆者永世難忘的盆菜印象。

演藝小蝶

我在美國唸戲劇時曾旁聽劇本創作課程。一名同學寫了一個劇本，全劇只有兩個角色：兩名年輕的女室友都是藝術系學生，二人各自坐在床上辯論應否為追求理想而放棄美國居留權。甲女覺得她應該將自己在美國學得的帶返祖國，通過盡展所長和貢獻給她的成長的城市來追尋夢想，即使不能獲取很多人夢寐以求的美國綠卡，成為合法居民也心甘情愿。乙女則認為要她在美國做二等公民並沒問題，不能一展所長也沒問題，最重要的是可以讓她獲得居留權，繼續留在美國過她的安穩日子。整個劇本就是在二人的唇槍舌劍。

此山中

鄧達智

害怕人家當我盆菜專家，誤以為獨沽一味，只懂此一家。法國人都是法國菜專家，未必。英國人都愛吃英國菜，更加未必。所以作為新界圍村居民不等同認識盆菜，更遑論愛吃盆菜。識我者皆知，在下至愛菜式：重清鮮約家常，一是香港菜，二是意大利菜。